



# 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

伊万·斯塔德紐克著

4242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# 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

伊万·斯塔德紐克著  
譯介：宋振國等譯    李平璽、汪繼白等校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# 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

〔苏〕伊万·斯塔德纽克著

譚今 党振國等譯

李若珊 汪飛白等校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音像出版業許可證出字第076號

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\*

787×1092 1/32 6印張 115,000字

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6,000 定價(6)0.51元

AG42/12

## 序　　言

——為“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”在中國出版而作

依万·斯塔德紐克

一九三四年，我應徵參加蘇軍當一個普通戰士。不能說我那時就喜歡軍事勤務：制度森嚴的營房，要求嚴格的首長，而最主要的，是頑強的訓練——不論在炎熱的日子，在大雨中，或是在冬天的嚴寒裏。

在戰士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困難。當偉大衛國戰爭開始的時候，我那時已是一個下級軍官，我曾親眼看到，那些在和平的環境中堅毅地克服了軍事勤務的勞累，不斷地提高了軍事技藝的戰士，在戰鬥中表現得最堅強，也最機智。

那時，我才真正認識到營房的價值，認識到在教練場上戰士們所流的汗水的價值。我才真正地懂得：一個精通軍事技藝的人，一個體力充分受過鍛鍊的戰士，是在和平訓練的環境下產生的。因此，我就想寫一本戰士是如何成長的書。這樣就產生了“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”。

“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”能與我們偉大的朋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兄弟戰士們見面，我感到非常驕傲。我想讓他們注意一點，對於我們這些普通的人們來說，再也沒有比自由的祖國更寶貴的東西了。但是，為了要保衛自己的祖國免於受

到帝國主義的侵害，不僅要熱愛它，要成為自己人民忠實的兒子，而且還要成為一個機智的戰士，一個能出色地掌握人民委託給自己的武器的人。軍事技藝是在勞動中、在頑強而精細的教練中獲得的。願你們的每一個戰士都表現出更大的堅韌性，願他們更勇敢地去面迎困難。只有這樣，才配稱為自己祖國的保衛者。

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於莫斯科

## 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是寫一個被人稱為“浪蕩鬼”的青年團員、集體農莊莊員馬克西姆入伍服兵役後，在蘇軍中怎樣得到鍛鍊和教育，成為堅強的、真正的革命戰士的故事。

馬克西姆是一個剛入伍的新兵。他熱愛自己的軍隊，熱情、坦率、幻想創造丰功偉績，但天資幼稚，不習慣於部隊的嚴格的組織紀律和生活，也沒有受到鍛鍊。作品非常真切地寫出了他在軍隊的正規訓練生活中，如何克服這些弱點，發揚戰士的榮譽感、成長起來的过程。

ИВАН СТАДНЮК  
 МАКСИМ ПЕРЕПЕЛИЦА  
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 
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  
 МОСКВА, 1950

---

根据克里米亞出版社 1951 年原文修訂版校訂

書號 884 文學 205

定價五角四分

## 目 次

“浪蕩鬼”.....	1
“謝謝你，同志！”.....	14
班長的朋友.....	29
重要的因素.....	40
克魯比科中尉.....	52
战士的心.....	64
不溼的火柴.....	76
父親的學習.....	84
戰鬥的法則.....	92
第三次會見.....	105
战士的光榮.....	117
揚柯·索科尔.....	130
“不祥”之兆.....	149
“卡尔布什”.....	160



## “浪 荡 鬼”

我和我的同鄉斯杰潘·列瓦達在一个班裏服役。斯杰潘是一个安靜的小伙子，我很願意和他閒聊，回憶我們的亞布洛尼夫卡村。斯杰潘不大說話，而我却說起來就沒完沒了。

應該告訴你們，尉尼奇那那兒的鄉村美得很，生活也很富裕。人們像生活在花園裏。當然，每個人都愛自己的故鄉。我和斯杰潘·列瓦達也是一樣……當你在春天从地裏回家的時候，离村子二公里就能嗅到櫻花香。還有，我想任何地方也不像尉尼奇那那兒的人能唱。我們家鄉的姑娘們的嗓子簡直跟林中的夜鶯一樣。

說到我們家鄉的姑娘們，那可真是好極了！有時，你在傍晚散步後送一位姑娘回家，你發覺她臨別時在家門口偷偷地歎了口氣——這意思就是說，她喜歡你。但在這種場合下，我却喜形於色。我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可不是那樣人，我不能讓一声歎息便給弄得迷迷糊糊。可能在第二天晚上我就送另一位姑娘了。我要挑一個最漂亮的未婚妻，叫小伙子們看見羨慕得打口哨。

挑來挑去挑糟了！當我和斯杰潘·列瓦達入伍的時候，沒有一個姑娘來送我。“真是活該，彼列比利查，你這傻傢伙，別不老實了。不怪村子裏都管你叫‘浪蕩鬼’！”我當時責備自己說。

送斯杰潘的是華西林卡·奧斯塔平柯娃——集體農莊園藝家的助手，一位很可愛的姑娘。我奇怪她怎會愛上像他這樣一個不聲不響的人。現在斯杰潘每週都接到她的信。其他的小伙子們臨走時也都有姑娘送……

這麼一來，我彼列比利查只好看着別人，羨慕得打口哨了。

本來我能和一位好姑娘——馬露霞·柯扎克搞得很要好的，完全可以做到的，却沒有去做！來部隊後寫了幾次信給她，對她表示懺悔，但她始終不相信。直到現在還認為我是浪蕩鬼。這真是有理沒處說！過去是年輕糊塗，但現在已經改得一點不剩了。可是馬露霞又怎會知道這些呢？等我回到集體農莊，大家就會知道，馬克西姆已經不是浪蕩鬼了。戰士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已變成像我們集體農莊裏看守瓜地的奧

潘那斯爺爺那样謹慎的人了。當然，關於爺爺的事不過是場笑話，可我在軍隊中有了改變，這却是事實。

不談我的，倒是我的朋友斯杰潘·列瓦達最近有點不大對勁。

有一天夜裏我醒了，無意地向斯杰潘的床看了一眼。這一看，真像讓開水給燙了一下。我發現斯杰潘的被窩裏有光亮。我忽一下跳下了地，跑到他床前。可是光亮沒有了。斯杰潘睡着，甜甜地打着呼嚨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對他談了昨夜發生的怪事。他却笑着說：“睡得迷迷糊糊時，有時候還能看出鬼來呢。”

我表面上好像信了列瓦達，但心中却對他的話半信半疑。我決定要監視斯杰潘，因為他是我的朋友呀！

第二天夜裏我向右側着身子睡，以便隨時都能看到列瓦達的床。但是一個戰士即使在野外低姿匍匐了半天的話，半夜裏沒聽到口令是不會輕易醒來的。

一直到快起床的時候，我才像是叫誰推了一把似的，醒了。我微微睜開惺忪的眼睛，看到在斯杰潘蒙頭蓋着的被子下透出一線光亮。我看着這光亮愣了足有一分鐘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突然營房裏的燈開了，值班員喊道：

“起床！”

大家都知道，聽到這個口令，戰士就像叫一陣風從床上飄下來一樣。我也跳起來，剎那間，把神秘的亮光給忘了。等我想起這回事來的時候，斯杰潘已經像沒事人似的正在那裏穿軍衣呢。

我仔細看了看列瓦達的床，但是一點可疑的东西也沒發現。我好像無意似的動了一下他的枕头——是不是把手電筒藏在枕头底下了？什麼也沒有。見鬼！斯杰潘不會變成螢火虫呀。

我決定逼一逼我的朋友，叫他說出夜裏變的是什麼戲法。但是訓練的時間裏很难抽出閑空。一有閑空，別的事情也多得很：保養武器，讀條令，看政治學習的提綱。

真的，我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在學習時是很少想別的不相干的事情的。有時不相干的念头找上門來，我就像趕蒼蠅似的把它們趕跑。你想想：上次打靶，我勉強地算是完成了練習，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我還能想到別的嗎？班裏就數我射擊的糟！依我看，列瓦達也不見得怎樣行，可是無線電裏却把他當優秀射手來廣播開了。這個不算，還給我安上了一大堆缺點。一會兒說我使喚鐵鍬不合要領，一會兒又說我太愛吹牛。當你自己心裏有那麼多疙瘩的時候，上哪兒去找時間查問斯杰潘的秘密呀！

沒能和斯杰潘談話的另一個原因，是我很生他的氣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在作業中間休息時，我和列瓦達到部隊販賣部去買紙煙。我們在販賣部旁邊遇到了吉娜·茲沃娜列娃——我們的圖書管理員。她正在把買好的東西往自己的提包裏裝。這就是婦女節我們給她送花的那位吉娜。我們連的戰士們給她買了那麼大一束鮮花，當時只好把圖書館的兩扇門都打開，才算拿了進去。她是一位既漂亮又聰明的姑娘，她——知道戰士們喜歡什麼書，就朗讀給大家聽。

喜愛好書的人在我們那兒可多哩。我們坐着屏息靜听吉娜銀鈴般的声音。她是那样可爱，簡直使你目不轉睛非看她不可。包着头巾的头髮像成熟了的穀穗那样金黃，眼睛真像矢車菊一样——藍藍的，藍藍的。

就連我們这个有名的沉默寡言的斯杰潘·列瓦達，一進圖書室也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一——也不知道哪兒來的那麼多話！不是談書，就是談作家。这不是斯杰潘，而成了个了不起的人，簡直快成科学院院士了！吉娜聚精会神地听着他。多麼好的姑娘啊！她对大家都很好，但是我總覺得她和列瓦達的交情比別人还深一層。她甚至还从城裏圖書館給他帶書，多半是电工学方面的書。為什麼他突然需要起这些書來了呢？

現在我們就和这位吉娜·茲沃娜列娃在部隊販賣部相遇了。

斯杰潘像老朋友似的跟她問了好，便走進販賣部去挑选信紙。他需要很多信紙來給華西林卡寫信。我走近吉娜說：“您好，有什麼新鮮事兒嗎？”她很愉快地回答我，似乎是很高兴和我談談。

我本应把談話的時間拖長一些，好讓远远站在一邊瞧着的我們班的戰士們羨慕我。但我太糊塗了，心裏尋思起別的來了。我看着吉娜，心裏……心裏却想起了我們亞布洛尼夫卡的馬露霞·柯扎克來了！吉娜哪兒赶得上馬露霞呢？馬露霞只要看你一眼，就使你渾身發燒，臉也會紅，心裏也好像有什麼熱乎乎的东西在蠕動。吉娜的眼睛虽然那样嫋靜，但怎麼也不如馬露霞的眼睛那样誘人。吉娜個兒又小，身體又瘦，

好像是我們司務長沒讓她吃饱饭似的。

說話間我又喊了声售貨員薩沙大叔。我們背後都管他叫“鉤子”。他已經上年紀了，鬍子長得像塔拉斯·布尔巴<sup>①</sup>一样。他喜歡跟我們開玩笑。我對他說：“拿盒紙煙。”“要什麼牌的？‘卡茲別克’还是‘都卡特’？”这个老傢伙，明明知道我抽最便宜的煙還這樣問。當時我想在吉娜面前顯示一下我馬克西姆對紙煙是內行。就說：“給我拿最上等的，要一盒‘卡茲別克’”。

好像是誰用鏟子在斯杰潘身上扎了一下似的，他照着我就撲過來，當着大家面責備起我來。連吉娜和薩沙在旁邊都不顧啦。羞得我都想找个地縫鑽進去。他說：“戰士應該按自己的收入生活，可是你要把錢一下子就花光。現在抽‘卡茲別克’牌，將來就抽‘伸手牌’嗎？你是想顯示你有錢還是怎麼的？誰不知道戰士領的都是現成的東西，並沒有很多錢！”

這個不要說話的傢伙進攻起我來了，我簡直不能忍耐下去。我頂嘴道：

“從哪找來這麼一位教員呢？難道我想把煙戒掉，最後買盒好的，以後根本不抽了，不行嗎？……”

列瓦達不作聲了。拿起信託和比較便宜的紙煙，向吉娜和售貨員說了声“再見”，急忙地回班裏去了。這時休息已經快結束了，而我手裏拿着盒“卡茲別克”，不知所措。

---

塔拉斯·布尔巴——俄國偉人作家米·尤·尼基京的小說“塔拉斯·布尔巴”中的主人公，是作者指的“一位哥”克拉斯·布尔巴。——譯者

②“伸手牌”，即沒錢買煙，伸手向人要的意思。——譯者

吉娜的藍眼睛看着我，微微地笑着對我說：

“既然要戒，那現在就戒。”她伸出手，把紙煙從我手裏拿去，交給薩沙大叔。“要堅決，像个男人样。我看你會不會食言。別生斯杰潘（她就這樣毫不拘束地說“斯杰潘”）的氣，他說的對，戰士應該按自己的收入生活。不僅戰士，每個人都要這樣。”

我想要回答點什麼，但聽到了中士的喊聲：“休息結束！”實在說，我又能回答什麼呢？斯杰潘使我很难堪。吉娜無緣無故地抓住了“我要戒煙”那句話，可我連想都沒想到這點，依我看，戰士不抽煙就不能算戰士。

我已走了，吉娜還在後面喊道：

“晚上和斯乔巴<sup>⊖</sup>到俱樂部來玩！”

“哼，列瓦達成了你的‘斯乔巴’了！”我想。

我把吉娜的邀請轉告給列瓦達，當時我連看都沒看他——生气了。而他似乎是存心氣我，一心一意地準備去參加晚會，縫新襯領、熨軍衣、擦扣子，光皮靴就擦了足有十分鐘。臨走還嘲笑似地說了一句：

“祝你值日順利！”（那天晚上輪到我當值日員。）

當小伙子們從俱樂部回來的時候，談論說報告完了以後有舞會。斯杰潘和女圖書管理員整整跳了一晚上。據說，吉娜親自去請列瓦達跳，而他的眼睛却一直瞅着地板，在同志們面前有些不好意思哩！你想想，這小伙子多麼怕羞呀！可是

<sup>⊖</sup> 斯乔巴——斯杰潘的愛称。——譯者

跳完舞把吉娜一直送到營門的崗棚倒不害羞了！

這時我才恍然大悟。以前我怎會沒有猜到呢？一定是斯杰潘和吉娜倆互相愛上了。難怪他一到圖書館，他們的話就沒完沒了的。喊起列瓦達來怎麼也喊不应。這回我可知道為什麼斯杰潘在被窩裏點燈了，一定是看吉娜的信，再不就是給吉娜寫信。大白天當着同志們的面他不好意思這樣作，因為誰都知道他有華西林卡……

我感到非常不好受：華西林卡是那樣一位好姑娘，他怎麼敢？……

我又從另一方面、也可以說是從主要方面來看這個問題。小伙子們到這裏來是為祖國服役的，是來學習軍事科學的，放下這些來追姑娘，破壞紀律，真沒出息！

也可能這事全怨吉娜，可能是她用自己的藍眼睛和臉上的酒窩把我們這個小伙子給迷住了？但是，我又奇怪為什麼她不選一個比斯杰潘更漂亮的小伙子？比方說我吧，她就沒看上。我馬克西姆·彼列比利查可不見得比斯杰潘差！

為了看看自己，我走到鏡子前面。哼，我哪兒不好！寬寬的肩，圓圓的臉，乾乾淨淨的連一個雀斑也沒有，黑黑的眉毛，一對快活的眼睛。就是鼻子有點翹，但這並不碍事。

可是斯杰潘呢？我看並不見得怎麼漂亮。高得像棵柳樹，蹙着眉毛看人。嘴唇呢，就好像有一次我在運動場上被足球打到臉上之後的那个樣！連走路他也特別，跨大步，不慌不忙地，好像是在長得高高的草地上，踏着蘆葦走道似的。他是想用邁方步來表現自己那種自信的神氣。一句話，不管怎麼

說，也是斯杰潘主動地追吉娜。

但說句公道話，斯杰潘自信的神氣和以前人們說我的自高自大完全不一样。我想這種神氣是由於他強健的體格和他的慎重所形成的。列瓦達是一個很棒的體育家，比我強多了。有一次作業的時候他把教練手榴彈投得老遠，我們只得全排都跑去找。提起列瓦達的聰明，那真使人佩服。可就是性子太慢了點，在說一句話之前，總要好好地想一想，像是在瞄準似的，可等到說出來却又一定非常準確，像特等射手似的，又對又是地方。

是啊，斯杰潘比我慎重得多，這是事實。我有這麼個毛病，喜歡搶在別人前頭說話，顯一顯我也有兩下子。有時候說錯了話，事後恨不得把自己的舌頭也咬掉。沒經過考慮的話就像沒成熟的蘋果，又苦又澀，叫人直皺眉头，說了之後連自己也覺得難堪。於是我就注意克服一下自己，但有時候却還要堅持下去，那就愈發糟糕了。不過這是過去的情況，現在不同了，我已經認識了自己的缺點。現在我不經瞄準亂放砲的情況是越來越少了，最後一砲就是在部隊販賣部外面和吉娜相遇時放的。

你瞧，這樣好好兒的想一想自己，再想一想斯杰潘，就像是用了瞄準檢查鏡似的，誰往哪邊偏差，瞧得一清二楚。——部隊裏教我使用瞄準檢查鏡這件巧妙的器材，單拿這件事來說，對我就大有益處。

雖然列瓦達這麼慎重，他還是作出了背棄華西林卡的傻事。我对我这位朋友很不高兴，决定交了班之後，找他直截了